# 孔子的乐观源于对文化的信心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风月无边 更新时间：2025-01-09

*孔子的一生，有太多的理由让自己不乐观。尽管他后来被称为圣人，但他所在的时代，却对他采取一种拒绝的姿态。理想对于他而言，总是远处的风景线。　　然而，孔子总是坚定地行走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，总在无限地去接近自己的目标。这一切，源于他有乐观的预...*

　　孔子的一生，有太多的理由让自己不乐观。尽管他后来被称为圣人，但他所在的时代，却对他采取一种拒绝的姿态。理想对于他而言，总是远处的风景线。

　　然而，孔子总是坚定地行走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，总在无限地去接近自己的目标。这一切，源于他有乐观的预期，不是对他个人命运的乐观预期，而是源于他对文化的乐观预期。

　　孔子的遭遇：周游列国十四年 屡被拒仍雄心不改

　　从长线而言，中华民族需要孔子;从短线而言，春秋时期似乎不需要孔子。孔子一直想参与到春秋时代的洪流当中去，然而，后者却拒绝他的参与。

　　公元前535年，17岁的孔子第一次尝到被拒绝的滋味。那一年，鲁国的管理层季氏宴请境内有身份的人，具体而言就是“士”，丧母不久的孔子也登门了，然而，世界对于这个还不到弱冠之年的孩子是无情的，季家的管家阳虎挡在门口，说：“请走，没你什么事。”

　　年少的孔子转身离开。不知当时的他，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从这次吃闭门羹开始，他会遭遇一次比一次更难堪的拒绝和驱赶。

　　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孔子在当时被拒绝的历史。

　　公元前517年，35岁的孔子在齐国，因为一次会谈，齐景公很欣赏他的业务能力和愿景设计。正当人生将大有起色时，晏子出来了，他的一番话阻止了孔子进入齐高层。历史不可捉摸，孔子和晏子都是圣贤，然而，那个时代，需要的是晏子，暂时还不是孔子，因此，两贤不能共事。齐拒绝了孔子。

　　公元前497年，孔子55岁，这是他最接近理想的一次。他已掌握鲁公司管理大权，三个月的施政令鲁公司的管理和业绩大有起色。例如，卖牲口的不大肆提价了;外来客商不用去寻求帮助，鲁公司的商务管理机构能主动提供服务。

　　鲁公司好了，齐公司就紧张了，于是给鲁送来女乐，扰乱孔经理的管理，孔子只得走人。这一回，鲁拒绝了孔子，孔子也拒绝了鲁。

　　公元前496年，孔子56岁，在卫国，卫灵公一方面对他很客气，给他高薪，一方面却不信任他。孔子走后，卫灵公又想起孔子的好，再把他接回卫国。但这一次，卫灵公对孔子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了，两人开业务会时，董事会主席卫灵公仰天看飞雁，“见蜚雁，仰视之，色不在孔子”。这种姿态很伤人，孔子只得再次走人。

　　除了吃闭门羹，还有嘲笑。公元前492年，孔子与学生们失散，独自一人在郑国国都东门外等学生。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，旅途劳顿，神情疲惫地在城门外等人，当然光鲜不到哪里去，于是有人对子贡说：“东门那边有个丑八怪，像丧家犬。”

　　更有甚者，孔子的生命受到了威胁。公元前493年和公元前489年，前后在陈国和蔡国，曾经两度被围困，最危急的时候，断粮七天。好在，子贡是个外交牛人，搬来了楚国的野战军团，才将老师救出重围。这一回楚国要供养和重用孔子，然而，出于利益考量，最终还是拒绝了孔子。

　　孔子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去悲观生活，然而，他并不在意。例如，对于“丧家之狗”的描述，孔子居然认了：“而谓似丧家之狗，然哉!然哉!”说我像丧家狗，确实如此。那天早上确实狼狈，别人能如实地描绘出来，干嘛不认呢?

　　孔子的坚强：对自己有信心 对文化有乐观预期

　　一个人乐观与否，不能完全按照平时的表现来判断，而是要放在最危急的时刻来观察，指标越严格，环境越严酷，结果越靠谱。

　　孔子的脑袋上有个土丘状的玩意，偏偏阳虎和他长得不是一般的像。而阳虎和匡地的人结了梁子，孔子却不好彩地到了匡这地儿来，由此“享受”了与鲁国权贵阳虎同等的待遇——被当地人围得水泄不通，怎么解释都没用。

　　当时的情况危急到连师生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生死。比如颜回就掉队了，好不容易才赶上，孔子说：“颜同学，我以为你死了呢。”颜回答了句荡气回肠的话：“老师您健在，颜回我哪里敢去死。”

　　在这种随时会丢性命的情况下，孔子很淡定，没有忧惧。而这样生死关头的乐观才是真正的乐观。

　　其实，乐观来自于孔子对于文化的使命感，来自对文化的乐观预期。就在匡地被围困五天五夜的时候，孔子说了一番振聋发聩的话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?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!”

　　这番话算是一个“剧透”吧，孔子的乐观，都来自于这句话所透露的使命感。

　　孔子的使命感来自于对文化的传承。他比较了夏、商、周三朝的文化，觉得周朝的文化十分完备和丰富，是最佳范本，于是决定继承周的文化，《论语·八佾》记载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他自觉地将自己当成周文王事业的继承人，说：周文王死了，文化不是掌握在孔丘手里吗?如果老天爷不想要周朝文化，那么就不会安排我继承它。既然老天让我学习继承了周朝文化，说明它不想让我灭亡，我是有文化使命的，匡地的这些人能大过天命吗?所以，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?

　　孔子所说的天，可以理解为文化方面的使命，历史发展的趋势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真正乐观的人是有使命感的人，他不只是看得开而已，而是看得准、看得远、看得透，孔子把自己和周朝文化捆绑在一起，天下需要这种文化，尤其后世子孙需要这种文化，那么，从文化延续的意义而言，他就不会遭遇意外。因为对文化自信，从而他对自己的安危也是自信的。孔子不是看好自己，而是看好中华文化。

　　果然，后来卫国听说孔子被困，马上派兵解围。之后的楚国也如此。这些诸侯国虽然没有真正重用孔子，但他们也知道，这位大师肩负着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承，真的要是出意外了，他们也不好向祖宗交代。他们不重用孔子，未必是他们的错，也不是孔子的错，只是孔子的时代还没有到来。

　　孔子有文化使命感，诸侯有文化责任感，这就是孔子乐观的根源所在。一个人真的要乐观，就要有使命感、责任感和担当感。

　　儒家的乐观态度：但求人能弘道 不求道能弘人

　　孔子对于周朝文化的继承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有记载，公元前518年，34岁的孔子出了趟差，地点就是周王朝的中心，在这里见到了史上最牛的图书管理员——老子。他特意向老子学习礼，课程结束后，李耳老师将孔子送到门外，送了几句心诀，其中一句译成现代文就是：人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，“毋以有己”。

　　这话说到要点了，孔子并不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功名看得太重，他在乎的不是个人，而是个人所承担的文化传承。

　　儒家的一句名言是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出自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啥意思?就是说人能够弘扬光大“道”，但是别指望着“道”来让人获得好处，诸如荣华富贵之类的，传道的人与所传的道，未必是互惠的。在道面前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在这上面，道家和儒家达到高度的统一。

　　正因为孔子心中只有文化使命感，时刻以文化，以道为核心，因此他经得起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，如果反过来，他想拿着文化来博取个人的出路，当成一门换取生存和富贵的专业，那么，他的气度和勇气一下就没了，周游列国14年没找到如意的工作，就够他崩溃十几回了。

　　受儒家这种以人弘道思想的影响，中华历史上的圣贤都不计较个人待遇和前程，为文化，为苍生，为大众，舍生取义，舍小我而成大我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对本国的优秀文化有信心，这才是真正的乐观，真正的豁达，真正的看得开，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。

　　感谢孔子，在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地平线上，他给我们留下一个乐观坚定的身影。

　　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